

怀念祖父陆皓东

陆玉廷

今年适逢祖父陆皓东诞辰140周年，也是其为民主革命牺牲112周年。祖父生于中秋节，月到中秋分外明，每逢佳节倍思亲，每到这个人月两团圆的时候，我们对他的思念之情就更加浓烈。

小时候，我对祖父没有什么印象，关于他的事迹知之甚少，所知的一些都是从长辈亲人那里听到的。我小时候同祖母一起生活，听长辈们说，祖父、祖母相亲时，都是坐着的，没站起来走动，所以在成亲时祖父方知祖母腿瘸，一只脚长，一只脚短，因此祖父对封建礼教很憎恶，但他从来没有嫌弃过我祖母。

那时候，在我们家里祖母很少向我们提起祖父。旧时代中山有句骂人的话叫“斩头鬼”，因为祖父为清廷所杀，在家里是很忌讳的，家里人从不在我们面前说这些话。其他的祖辈、父辈也都很少向我们讲起祖父的事情。我们这一辈里最清楚祖父事情的要数三哥玉良。他对祖父的历史很有热情，又能写，对祖父颇有研究。

祖父为推翻封建帝制献身后，与他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孙中山先生对我们家人很关心。先父、先母的结合，就是孙中山先生促成的。孙中山先生还鼓励家母学医，家母就来到孙中山于广州学医的学堂——济博医院附属南侨医学堂学习。后来，她在翠亨村免费为村民诊治、接生。祖母在世时，作为革命者的遗孀，民国政府大概每个月都给她五百个大洋作生活费（也可能是七百个大洋，我记不清楚了）。

作为陆皓东的后人，他带给我们的影响比较大，一直生活在他的光环之下。比如回到石岐，朋友介绍我的时候，常常不是说我的名字，而是说“这是陆皓东的孙子”，感觉有点失去自我。但作为他的后人，我们更多的是感到自豪和骄傲。从祖父的身上，我们也继承了那种爱国爱乡的精神。

我五岁那年，抗日战争爆发，我们举家搬到澳门居住，至1942年返回到翠亨村生活。当时我的三哥陆玉良毅然参加抗日游击队，投身到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去。我记得我家的厨房曾替游击队收藏过武器弹药，游击队也曾在我家开过会。

后来，我们陆续移居到国外，但心里一直挂念着家乡，总想有一天要回来看看。文革期间，听说所有乡亲都同我家划清界限。但改革开放后，舍弟玉如回来，适逢政府修整祖父的坟场。看到他拍回来的照片，我们都觉得很诧异，都想亲自回来看看，体验一下祖国发生的新变化。我们回来后都受到乡亲的欢迎。

我移居美国后，第一次回来是在1979年，带着母亲一起回来的。1990年与弟弟及妻子一起回来。2000年以后基本每年都回来一至两次，去年回来了三次。

我生于斯长于斯，对于家乡有一种亲切感。回到中山，看到熟悉的地方，就会回想起小时候在那里玩了什么，和谁在玩，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有很多回忆，感情很深。

祖父陆皓东作为“为民主共和牺牲之第一人”，应该加强对他故居的保护，建成纪念馆，以加强对他的宣传，教育后人，这对于中山市建设文化名城是很有意义的。

陆皓东的故居，是我曾祖母在世时建造的。当时，我曾祖父在上海开洋行，三十多岁就去世了。在乡下生活的曾祖母就赶到上海，想折现取回本金，但被人骗了，曾祖母就拦路告状。她一个乡下女人，字都不认识，就敢这样做，勇气可嘉。最后她拿到一些钱，回来后就建屋、买地。祖父陆皓东革命时卖了一些屋子和土地。当时，翠亨村只两间屋是向西的，一个是孙中山家的，一个就是我们陆家的。祖父被清政府杀害后，祖母怕风水不好，就将之改成向东了。

值得高兴的是，最近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馆长告诉我，政府已经拨款几百万修葺祖屋，他还问了我祖屋原来的摆设，我尽我所知告诉了他。期待能早日把祖屋修葺好，开设一个专门性的、长期性的展览供大家参观。希望到揭幕时能邀请我回来参加。

对于如何加强对陆皓东的宣传，我想除了修葺祖屋、开设展览外，还有其他的工作可以做。比如翠亨村原来有条皓东街，我们家就在皓东街1号，现在没有了，很希望能恢复过来。目前，中山市建设名人城市，南朗镇可否改名为翠亨村镇呢？因为“翠亨村”在世界上的名声很大，我在美国寄信回来，写“翠亨村”能收到，写南朗镇就不一定能收到。还有如开办“皓东学校”、发行纪念陆皓东的邮票，都可以加大对陆皓东的宣传，扩大他的影响。